

先生“佛經翻譯文學”課上學生季羨林等曾請求先生開設梵文課，先生未允，此事至遲當在本年度。姑繫於此。

季羨林《我是怎樣研究起梵文來的》：

我在大學念的是西方文學，以英文為主，輔之以德文和法文。我選了陳寅恪先生的“佛經翻譯文學”。……以《六祖壇經》為課本。……陳先生的課開闊了我的眼界，增強了我的興趣。我曾同幾個同學拜謁陳先生，請他開梵文課。他明確答復，他不能開。（199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《治學集》第130—139頁）

慧按：季教授以民國十九年秋入清華大學學一年級，請求開梵文課，至遲在三年級時，姑繫於此。據云先生未說明理由。先生或鑒於往日熱心講授梵文之徒勞，而是時清華已無為創立我國東方學而開設系列課程之條件，故不肯重開此孤立的勞而無功的課程，以分散有限的研究與講授之精力。先生豈得已哉！

是年出版之《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第二本第四分，載有傅斯年《明成祖生母記疑》一文。是文徵引資料，如《明詩綜》、《陶庵夢憶》、《棗林雜俎》等書皆為先生所告。

傅斯年《明成祖生母記疑》：

明成祖生母事，……承陳寅恪先生示以此事，復見於《明詩綜》、《陶庵夢憶》等書。……此文所引材料，如《棗林雜俎》、《陶庵夢憶》等，皆由陳寅恪先生告我所在，謹志感謝。（第406—414頁）

一九三三年（民國二十二年癸酉） 先生四十四歲

元旦，先生有答羅香林信。

羅香林《回憶陳寅恪師》：

我於民國二十一年九月，始離別清華和燕京二大學的研究院，接受廣州國立中山大學的聘約，擔任校長室的秘書和廣東通志館的纂修。接著朱逖先師也應聘為中山大學文史研究所的主任，要我兼任研究所的編輯。的元旦，回信給我，內說“……近日時局如此，華北前途尚難預測，兄暫還志》，如有便，祈見寄一部，若費力費錢，則可不必也。……”可見陳師始終是關懷學生的工作和就業情況的。第二年朱師以改任南京國立中央大